

金石僧六舟与雁荡山

■郭欣

在清乾嘉道时期有这样一位僧人，以诗书画印自成一派，更因精于金石拓拓，为世所称颂。他就是金石僧六舟。清代金石家、戏曲家严保庸曾赠六舟一副对联：“商彝周鼎，汉印唐碑，上下三千年，公自有情天得度；酒胆诗肠，文心画手，纵横一万里，我于无佛处称尊。”这正是六舟一生与金石书画结缘的生动写照。六舟曾自述：“壮岁行脚所至，穷山邃谷之中，遇有摩崖，必躬自拓之。”足见其对金石的痴迷。

六舟，为浙江海宁人，原名姚达受（1791—1858），字六舟，又字秋楫，别号万峰退叟、慧日峰主、南屏退叟、小绿天庵僧等，曾以磨砖作镜轩、宝素室、玉佛庵等为斋名。六舟自幼因命带华盖，出家于海宁白马庙，拜松溪老和尚为师，17岁正式剃度。此后，他住持过湖州演教寺、苏州沧浪亭大云庵、杭州净慈寺，在佛教界与文化界都收获极高赞誉。阮元称他为“金石僧”“九能僧”；管庭芬赞叹其“六书草草无不精考”；陆以湑更将他列为“杭州近日诗僧之首”。六舟著有《白马庙志》《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》《小绿天庵吟草》《两浙金石志补遗》等，金石拓本、书画作品等传世颇为丰富，近年来有《六舟集》《古砖花供——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》等作品集与研究著作相继刊印出版。

六舟一生云游四方，浙地山水间留下他的足迹，其中雁荡山的游历对于乐清的地方史来讲尤其珍贵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，43岁的六舟与几谷上人相约到黄岩总镇汤岙汾处游玩，随后又共游雁荡山，并与几谷上人合作绘制了《雁山双锡图》。释明俭，号几谷，字智勤，丹徒（今江苏镇江）人，俗姓王，出家于小九华山。他不仅能诗善书，更精于山水花卉，笔下墨彩浓郁，风格独特。蒋宝龄在《墨林今话》中这样记录：“与海昌释六舟善，共与黄岩总镇汤公偕游雁宕六日，穷极幽奥，归画长卷纪胜。宝山张问秋题曰《雁山双锡图卷》，雪瀑云岚，涌现纸上，乃奇作也。鬻尝访余吴门，适余他往，特以小幅见贻，疏略荒冷，另是一种。《双锡图》藏六舟处，题者已夥。”

《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》是六舟自己编撰的一部关于金石文字的书，分为两卷，记录了大量的金石文字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在该书中六舟详细记录了雁荡之旅。摘抄如下：

正月，因接理白马庙常住事，之海昌。二月初返武林。三月，黄岩总镇汤渔村将军攀龙由都南来过访，订游雁岩诸胜。时约同游者，为洞州几谷上人明俭。

……

十月下旬，几谷始来。几公因长途跋涉，息足兼旬，迟至十一月二十日，始裹粮就道，作雁宕之行。至秀岭，遇大雨，山峻石滑，几公有山阴访戴之意，余作诗慰之，以坚其行。须臾雨止，望见老僧岩在白云中，几如古衲出山，得认本来面目，造化之奇，一至于此。

由大荆镇十里许，抵东石梁寺投宿，搜得宋嘉定九年比丘嗣宗造七如来塔题字。过观音岩、灵异亭，拓得嘉定年间叶味道题名。而灵异寺外，亦有七如来塔，系宋绍熙

间建，因日暮未经推拓。随观龙鼻水，昼夜不息。一孔千涸绝流，至五月分龙日，则一孔水俱停滴，其理莫可穷究也。仰眺展旗、双笋、碧霄诸峰，皆如神山缥缈，高接白云。余有句云：“人在云中不见人，人在云外不见人。须臾云被风吹去，人与青山露本真。”诚写其实际耳。

抵净明寺，观百丈岩，岩半一穴，隐然自有真灵栖息其中。过谢公岭，越山渡溪，达马鞍岭，日已下券（春）矣。陟其巔，约五岭（里），路极窄，松风泉声，不辨下字是何境界，饥寒交迫，势不能支。下达岭半，约交三鼓，遥见对山一灯如豆，意谓能仁寺即其地。余先至其处，乃草舍，中乞丐十余人，藉枯草焚之，聚坐以御苦寒耳。丐者见余至，大惊喜，似有攘夺之势。余回首疾呼曰：“尔等不要来，此非能仁寺。”丐者知人众，始得婉言曰：“能仁寺须再越山数重、渡溪数处，方能可达，必须导往，欲得薄福。”余如数给之，丐者缚树枝作火炬，随之诣寺，叩门投宿。

翌日，见寺傍有宋元祐年间铁镬题字，即拓之，文曰：“金刚口秽真言：唵缚日啰产帝帝萨萨。净水沐浴身心真言：唵揭吒呜呜。清信弟子刘仁晟并男口口秉文门家等，谨施财铸造浴镬一口，舍入嘉福院，永充无碍浴室中用。所集福利，式（式）荐止妻陈十七娘、周祥生界者。建造浴院弟子何仲参功德，当院首沙门宗示。时皇宋元祐七年岁次壬申十一月初口口口口日。”共一百二十二字，磨灭者五字，字在镬内周回，盈水半镬，拓之甚艰。

至大龙湫，观五色飞瀑，日光荡漾，下映澄潭，飞瀑随风，幻成异采，故有是名。仰望磨崖，高不能拓，惟见“张中”二字，隐约得之，傍曰“丙寅正月晦题”。所集福利，式（式）荐止妻陈十七娘、周祥生界者。建造浴院弟子何仲参功德，当院首沙门宗示。时皇宋元祐七年岁次壬申十一月初口口口口日。”共一百二十二字，磨灭者五字，字在镬内周回，盈水半镬，拓之甚艰。

有三石梁，一在峰颠，两山相亘，若一蹶而至，东西二石梁，遥遥相对，垂虹天矫，飞仙当可超越耳。沿山有十八精蓝，朝山僧道亦罕有担簦而至，因挂空且无从觅食也。余成七古一章，以纪其事，与几谷循原径而返。

过委羽山，为道书洞天之一，有仙人遗方石，其小如豆，其黑如漆，规矩绳绳，若合意象，惟有缘者则遇。余偶拾得五六枚，岂仙人不惜唐突，殊喜出望外。即于十二月朔日署署……

释读后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六舟在雁荡山的一个行程：

三月，黄岩总镇汤岙汾来访，邀他同游雁荡。直至十月下旬，几谷上人到来，二人于11月20日终于踏上旅程。途经秀岭，突降大雨，山路湿滑，几谷一度萌生退意，幸得六舟以诗相劝，才继续前行。雨过天晴，

老僧岩在白云间若隐若现，宛如古僧出山，令人惊叹造化神奇。

他们在东石梁寺投宿时，发现宋嘉定九年比丘嗣宗所造七如来塔题字；路过观音岩、灵异亭，拓得嘉定年间叶味道的题名。灵异寺外的宋绍熙年间七如来塔，因天色将晚未能拓印。观龙鼻水时，其昼夜不息，一孔千涸一孔滴水，至五月分龙日又同时停滴，这般奇妙景象令人称奇。六舟望着展旗、双笋、碧霄诸峰，灵感迸发，写下“人在云中不见云，人在云外不见人。须臾云被风吹去，人与青山露本真”的诗句，将眼前美景与内心感悟完美融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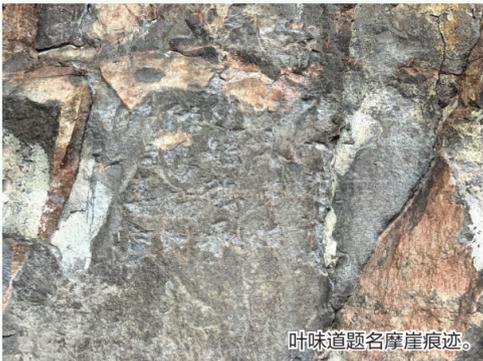
行至净明寺、马鞍岭时，天色渐晚，饥寒交迫。途中错把草舍当作能仁寺，险些遭遇乞丐争抢，后在乞丐引导下才顺利投宿。次日，在能仁寺旁发现宋元祐年间铁镬题字，虽拓印艰难，六舟仍细心完成。至大龙湫，五色飞瀑在日光映照下随风变幻，美不胜收，可惜崖壁太高，仅险约拓得张中等宋人题字。

此次游历六日，沿途奇峰怪石、飞瀑流泉，如斗鸡峰、老僧岩、五老峰等，皆栩栩如生。山间三石梁遥相对峙，十八精蓝鲜有人至，更添几分神秘。六舟有感而发，创作七古长诗纪游，随后与几谷循原路返回。途经委羽山，还意外拾得仙人遗石，欣喜异常，最终于十二月朔一返回节署。

这段六日的雁荡之行，既是六舟与几谷上人探幽访胜的旅程，也是他们与自然对话、与雁荡历史邂逅的经历。从冒雨前行，从宋元古迹的拓印到龙湫飞瀑的震撼，六舟以诗心观照山水，以笔墨记录造化神奇。无论是云开雾散时雁荡山的本真，还是饥寒交迫际偶得的机缘，皆成为他笔下灵感的源泉。最终，携仙人遗石而归的六舟，以文人特有的敏锐与执着，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融地理、诗文、金石于一体的文化行旅。也为雁荡胜景添上浓墨重彩的人文注脚，更在岁月长河中，留下了一段文人雅士寄情山水、传承文脉的风雅传奇。

六舟在雁荡山所拓见的金石文字有5处：所拓分别是东石梁寺嘉定九年七如来塔题字，灵峰嘉定年间叶味道题名，能仁寺元祐年间铁镬题字及大龙湫张中等宋人题字；所见有灵岩寺绍熙年间七如来塔。时光如梭，这5处金石文字仅能仁寺元祐年间铁镬题字尚完整，若干年前曾做修缮。东石梁寺嘉定九年七如来塔题字，只存部分。灵峰嘉定年间叶味道的题名，因修路或“文化大革命”被破坏，依稀可辨若干字迹。灵岩寺外的宋绍熙年间七如来塔和大龙湫张中题字，惜以不可寻。这些金石文字本是雁荡山水间的史书，六舟的这些“拓本”如还存世，那或许成了唯一的“底稿”。雁荡山的峰峦依旧奇秀，可那些曾与山水共生的金石文字，却在变迁中渐渐沉寂，只留后人对着这些残迹，遥想当年金石与笔墨相遇的那一瞬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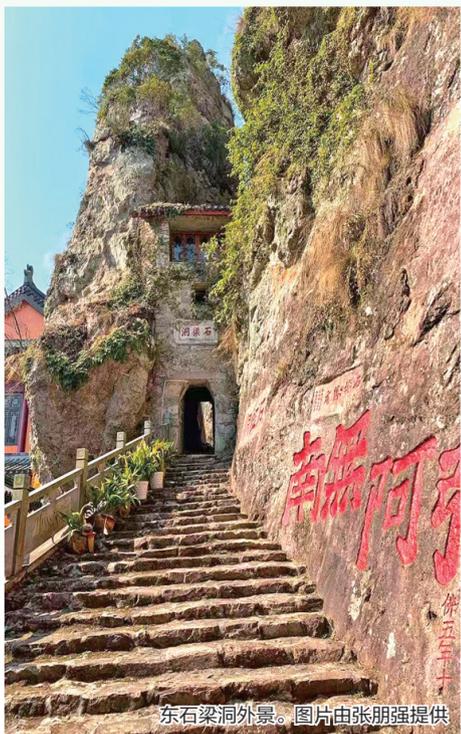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僧人，六舟在游历过程中，想必也与雁荡山当地僧人交流佛法，在青山绿水间探讨禅理，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贡献力量。六舟这段与雁荡山的缘分，不仅为他的个人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在乐清的地方文史上留下了珍贵的印记。



叶味道题名摩崖痕迹。



能仁寺宋元祐铁镬。



东石梁洞外景。图片由张明强提供

「风物」

鸡冠花

■李振南

记忆里，盛夏季节，外婆家的菜园子总是热闹的。丝瓜藤蔓肆意蔓延，豇豆缠绕着竹架，茄子挂着紫色的灯笼。而鸡冠花，就那样默默地站在菜畦的一角，与莴菜为邻。儿时，我常常分不清莴菜和鸡冠花，同样红色的茎，相似的叶片，直到鸡冠花头顶上冒出鲜红的火焰，才惊觉它的存在。

从植物分类学来说，鸡冠花是苋科、青葙属的一年生草本，因其花形酷似鸡冠而得名。它还有鸡髻花、雁来红、芦花鸡冠、笔鸡冠、鸡角根、鸡公花、小头鸡冠、凤尾鸡冠等一连串的别名。在我国的中干栽植后，经园艺的精心培育，现已有红、白、紫、黄、橙或红黄相间的花色，按花朵形状分，则有扫帚鸡冠、扇面鸡冠、瓔珞鸡冠、鸳鸯鸡冠和寿星鸡冠。

鸡冠花的平民性、草根性，在于它不择地而生。无需肥沃的土壤，无需精心的呵护，只要有一点阳光，一点雨露，它就能蓬勃生长。它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怕烈日暴晒，经霜不凋，花期绵长，生命力顽强得让人惊叹。

小时候，我喜欢在初秋的午后，坐在外婆家的菜园里，静静地欣赏鸡冠花。阳光洒在红色的花朵上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微风吹过，花朵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低声吟唱着生命的赞歌。

看着这些鲜红的鸡冠花，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它们是如此的普通，却又是如此的美丽。它们没有出彩的名声，却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它们扎根于田野，却昂首挺胸，展现着生命的尊严。

鸡冠花的美丽，不像其他花儿那样娇羞含蓄，而是大胆奔放，肆意张扬。那鲜红的花朵，形如硕大的鸡冠，骄傲地立于枝头，仿佛一位凯旋归来的战士，昂首挺胸，充满了自信和力量。说是士兵，我觉得它们更像是将军，具有王者之气。鸡冠花的花，是热烈的，是浓郁的，是充满生命力的。它不同于玫瑰的娇艳，也不同于月季的优雅，它是一种野性的美，一种原始的活力。在绿色的菜园里，那一抹鲜红，如同火焰般燃烧，点亮了整个空间。

我曾仔细端详过鸡冠花，它的花瓣并非如丝绒般柔滑，而是略带粗糙的质感，如同经过岁月磨砺的双手。它的花形也并非完全规则，而是带着一种天然的粗犷，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，反而更显真实和质朴。它的花色更不同于一般的红，如同浓烈鲜红的血液在流淌，将生命的特征彰显到极致。

鸡冠花的花期，从盛夏一直延续到深秋。当同是夏季的紫薇、莲花、凤仙、凌霄、木槿、牵牛、蜀葵的花儿纷纷凋谢时，鸡冠花却依然挺立，鲜红的花朵在秋风中摇曳，宛如一支不屈的火炬，照亮了萧瑟的秋景。因此，它又得名“雁来红”，预示着大雁南飞的季节，也象征着生命力的延续。

古人对种植鸡冠花还是有讲究的，明代高濂在《燕闲清赏笺》云：“下子时，撒高则高，撒低则低也。”而文震亨则在《长物志》里说：“吴中称鸡冠花、雁来红、十样锦之属为秋色。秋深，杂彩烂然，俱堪点缀。然仅可植广庭，若幽

窗多种，便觉芜杂。”这当是色彩给予人的感觉，也是造园的要义。

鸡冠花原产印度，据传它是随佛教一起传入我国的，算算时间，最迟也不会晚于唐代。因为，唐代诗人罗虬就写有一首《鸡冠花》的诗：“一枝秣艳对秋光，露滴风摇倚砌傍。晓景乍看何处似，谢家新染紫罗裳。”诗人将鸡冠花的鲜艳比作新染的紫罗裳，真是奇思妙想，形神俱佳。

宋代咏鸡冠花的诗歌就多了，如钱熙、赵企、王令、梅尧臣、杨万里、孔平仲、董嗣果、杨巽斋等都有写鸡冠花的诗，这其中我很喜欢董嗣果的《鸡冠花》：“晴芳掩映宋窗曛，丹瓣攒翻斗野云。抱挺双头谁立异，名阶五德自为群。丹裳浥露承秋重，赤幘临风唱晓分。函谷关前如有此，不鸣惟恐误田文。”全诗以鸡冠花比拟雄鸡，巧妙融合形神与典故，展现了深厚的艺术造诣。

在明代，鸡冠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说的是明代才子解缙，凭借现场的机智应对，赢得了皇帝的赞赏。据明人吴彦臣的《花史》记载：一天，解缙陪同成祖游览御花园，成祖有意为难他，命他作鸡冠花诗，解缙张口吟道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，一语雨落，成祖忽从衣袖中取出藏着的一首鸡冠花诗，说：“是白的。”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解缙不慌不忙，沉着应对，接口吟道：“今日为何浅淡哉？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戴却满头霜。”巧妙地用头戴戴霜来描绘白色的鸡冠花，足见其才思敏捷。

鸡冠花还有一篇名气极大的赋。这就是明末清初仲弘道的《鸡冠花赋并序》：“乃生长于阶除，托根株于檐厦。日光射兮无多，雨露霏兮亦寡。方其炎蒸甫歇，金风乍颺。群林炫采，烂焉盈枝，尔乃瘦梗寒条，较芙蓉而更寂。疎根绿叶，对篱菊其多思。似姮娥遁处夫家门，如芭萝幽闭西施。迨夫青霜降兮木落，白露凝兮草萎，众卉兮凋谢，独鸡冠花，是独傲霜，是独摧之不能摧；风飘零兮，欺之不可欺。尔于是强项独发，傲骨生姿，朱紫奋采，黄白争奇，瓣如扇而半迭，子似缀而分披。露盘擎兮五色，仙掌摇兮九疑……”这篇赋，想象奇特，词语华丽，意蕴丰富，魅力无穷，后来，被清代汪灏收到《广群芳谱》，使这部植物著作增添了无数的文化内涵。

这些诗赋典故，赋予了鸡冠花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它不仅仅是一种花，更是一种象征，一种精神，一种对生命的礼赞。

人们说，女子如花，花如女子。可不知怎的，我却从鸡冠花身上看到了一种雄性的力量。如果一定要把花比作女子，那么，我也觉得鸡冠花代表的该是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女子，譬如那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，那个带着娘子军的穆桂英。正如宋代梅尧臣写的“秋至天地闭，百芳变枯草。爱尔得雄名，宛然出陈宝。”可谓极得此花精神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外婆家的菜园子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和水泥路面。然而，每当我看到鸡冠花，总会想起外婆家的菜园，想起那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。

狗牙根

■陈龙寿

狗牙根喜欢与农作物争地盘，不讨耕者的喜。“斩草除根”这个成语，满脸杀气，看来是专为狗牙根而设的。人们以前用锄，现在更多的是除草剂。人的聪明，可以很精巧地设计出只针对禾本科植物的选择性药剂。除了狗牙根，田里的马唐、牛筋草、狗尾巴草、茅根、狼尾草等门门兄弟也一并被株连。

梭罗用十年的时间观察记录各类植物，遗稿《野果》写到野生植物约有160种，其中没有提及狗牙根。沈复、袁枚、王维等园艺大家没有拿狗牙根装扮自己的庭院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写尽奇花异草，不可能让狗牙根登上大雅之堂。只有敢于哗众的王澐在宁波博物馆边上种了一月狗尾巴草，可能很招仇恨，现在应该被大雅之人刨了，改种荷花了吧。

在园艺中大面积使用狗牙根，是近代城市化之后的事。狗牙根具有发达的根状茎和细长的匍匐茎。匍匐茎扩展能力极强，长可达1—2米，每茎节着地生根，可繁殖成新株。据测定，在旺长季节里，茎日生长速度平均达0.91厘米，高的达1.4厘米。匍匐茎的节向下生不定根，节上腋芽向上发育成地上枝，茎部形成分蘖节，分蘖节上产生新的走茎，新老匍匐茎在地面上互相穿插，交织成网，短时间内即可成坪，形成可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群落。可以说，狗牙根一落地，其他植物便不可能与它和谐相处。作为草根的代表，在乡村招人痛恨的狗牙根，没想到在城市绿化中得到重用。特别是喜欢大拆大建的泱泱大市，动不动划出数百亩空地种成草坪，狗牙根才真正活活样子来。

狗牙根的价值还有一层，可用于牧草，山羊最爱。同理，马唐的命名源于：马食之如糖。而牛筋草呢，自然与牛有关。梭罗认为，所有生物应该是平等的，都是上天的恩赐，不能厚此薄彼。相对于人类的生存，狗牙根的贡献并不亚于菊花、兰花、郁金香。其实，人们喜欢大富大贵，重视社会资源占得多的，动不动便来个十年计划将自己的儿子、孙子培养成贵族。对于衣食住行，喜欢有名的、贵的。阿玛尼打了补丁，总比温州产的美特斯邦威来得高档。对于花木，也是

喜欢稀有难养的兰花五针松，而对狗牙根之类的贱草视而不见。现存著作方面，大家也是懒得看文字，只看作者的出身与当时地位影响力。《浮生六记》《红楼梦》《瓦尔登湖》不是凡夫俗子能写出的。而结果呢，《瓦尔登湖》出版后一直没人买没人看，《浮生六记》仅存四记，《红楼梦》只剩八十回。

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以较长的篇幅记述自己的山水园林、饮食起居。文字清新率率，无雕琢藻饰痕迹，情性自然，悲切动人，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实属罕见。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，曾以卖酒卖画维持生计，至今未发现有关他生平记载。

1850年夏，梭罗搬进父母家里顶层刚装修过的小阁楼。1851年4月23日，他从自己日记中整理出一篇演讲稿，即《行走，或者去野外》，在家乡进行演讲。他说：整个世界都在大自然中得到保存养护。他还提出应当尽可能保持原生态森林，这不仅有利于教育人们认识自然，还能进行有益身心的休闲娱乐。演讲结束时，掌声大作，经久不息。1859年，梭罗开始《野果》的真正创作。尽管花了很多时间，但临终前仍未能完稿。1862年5月6日早上，梭罗去世。结核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，梭罗因此身亡，时年44岁。《野果》未完成稿在130多年后才被人整理出版。

曹雪芹更惨，移居北京西郊，靠卖字画和福彭、敦敏、敦敏、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。敦敏《赠曹芹圃》说：满径蓬蒿老不华，举家食粥尚常除。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，一事无成。敦敏曾作《寄怀曹雪芹》：劝君莫弹食客铗，劝君莫叩富儿门。残羹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书黄叶村。1762年除夕，曹雪芹因幼子夭亡过度忧伤而逝，时年48岁。

如果梭罗、沈复、曹雪芹在当时有韩愈（骨头缺钙）、王维（依附权贵）、郭沫若（墙头草）、胡兰成（汉奸）的影响力，著作早入了《四库全书》。正是如狗牙根一般的可有可无，他们的残稿在民间只能靠抄本存活。这已算是万幸，更多的著作随着失传了。狗牙根，几千年来一直被追杀，直到农耕时代结束才开始稍微体面的生活。这种体面，也是铺在地上供人踩踏的。梭罗、沈复、曹雪芹诸布衣的一生，何尝不是如此。